

唯美文学之潮

漢賦

廣州文化出版社

深造文丛 ● 刘斯翰

唯其文學之編

漢



【中华文学遗产新论丛书】

汉赋：唯美文学之潮

刘斯翰 著

房州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文 政

封面设计：韦求真

汉赋：唯美文学之潮

刘斯翰 著

广州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发行

(广州市东风中路503号7楼)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7.5印张 13万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 7—5431—0012—6/I·1

定价：3.50元

内 容 提 要

汉赋以其突出的唯美倾向，给予后世文学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环。长期以来，汉赋受到不公正的轻视和贬斥。本书意在改变这一状况，概述了汉赋的演进过程，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介绍了汉赋的体裁种类、创作方法、审美特征，论述了汉赋的历史地位与贡献，同时，还特别探讨其唯美主义的功罪问题。深入浅出，条分缕析，启导读者对汉赋这一代文学产生强烈的兴趣和深刻的反思。

本书是《中华文学遗产新论丛书》之一。

《中华文学遗产新论丛书》编辑说明

上起先秦，下迄清末，数千年来祖国的文学遗产源远流长，传统深厚，为世人所瞩目和推崇。

对于这份丰富多采的文学遗产，应当如何学习与研究呢？问题似乎有“老生常谈”之嫌。不过，无论“反传统”也罢，“寻根”也罢，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总有继承文学遗产精华的责任。而且，近年来倡行实事求是之风，思想活跃，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新见迭出。于是，我们萌发了编撰一套古典文学知识丛书的念头，并据其功能定名曰：《中华文学遗产新论丛书》。

《中华文学遗产新论丛书》突出体现作者研究的新方法、新观念、新角度、新结论，区别于以往的古典文学知识丛书。丛书的另一特点，是以古典文学的文体分类：诗经、庄周散文、楚辞、汉赋、乐府、六朝骈文、志怪传奇、唐诗、唐宋古文、宋词、元曲、晚明小品、明清白话小说、桐城文派、古代文论凡十五种。分别选取各种文体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时期与作品进行剖析，揭示其历史流变及价值。每册一般不超过十二万字，并附有资料性的表格。行

141001

文力求说理简明，重点突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总之，尽力提供更多新鲜的信息，帮助读者学习和研究，使我国文学遗产的优良传统得以发扬光大。

在编撰这套丛书过程中，我们聘请俞汝捷、刘斯翰二位先生为特约编辑，并得到湖北、广东、北京、广西等地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鸣谢！

文政

一九八七年九月廿五日

作者小传

刘斯翰，广东中山人，生于1948年元旦。自幼受家庭影响，对中国古典文学（尤其诗词）发生浓厚兴趣。十年动乱起，忧念祖国前途，因而潜心钻研马列著作，接受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其后广泛涉猎中外文学作品及理论，专力小说与古典诗歌研究。1980年进入《学术研究》编辑部，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编辑工作，自1979年至1987年，于工作之暇完成《李贺诗选》、《柳亚子诗选》、《辛亥革命诗歌选集》、《孟郊贾岛诗选》、《温庭筠诗词选》、《曲江集校注》等古典诗词注本，均已分别由香港三联书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楚文学废墟上的断垣残壁	(6)
先秦的南方文学 楚之制为巫音与屈原辞 楚赋的代表宋玉 荀卿透露出赋的原始气息 隐语民间赋宫廷赋的进化轨迹 被错划为辞赋的文学散文	
第二章 汉武帝和他的文学侍从们	(25)
宫廷文学的特殊贡献 由秦人一统到楚人复辟 汉初诸侯王的尚赋之风 赋的危机与汉武帝登场 武宣元成之际宫廷文学之盛 “皇帝提倡”的历史评价 文学侍从的两种类型 司马相如和枚乘代表的第一次高潮 扬雄班固张衡与第二次高潮 鸿都门学的回光返照	
第三章 巨丽之美(上)	(44)
唯美文学之潮 山水描写与楚人遗风 《七发》中之观潮 山水描写中的写实派与浪漫派 山水描写之衰落 尚武的象征校猎描写 诸侯王校猎与天子校猎的雄姿壮采 司马相如的特殊贡献	

第四章 巨丽之美(中)……………(61)

始于汉武倡导的宫殿描写 两汉宫殿描写的顶峰
《甘泉赋》 使作者流名千古的《鲁灵光殿赋》

描写倡优的乐舞百戏之赋 王褒《洞箫颂》及
音乐之形象描写 傅毅名作《舞赋》与盘鼓舞

汉代杂技魔术的珍贵史料:《西京赋》中百戏描写

第五章 巨丽之美(下)……………(84)

分析大赋的艺术特点 描写诸法 修饰性描写
叙述性描写 罗列性描写 主观性描写

宋枚马篇章布局之传承发展 关于“对问”的探究

解剖大赋的整体构成 从句式判定赋为诗而非

文 四言句与四言体 骚体句之盛衰与楚辞的影响

第六章 自觉的文学和文学的不自觉……………(104)

把握汉赋与汉人辞赋批评的一把钥匙 楚汉之际自

觉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南北文学观念的对立 儒

家《诗》论成为汉人文学批评的教条 文学不自觉

的局面之形成 司马迁的“赋以讽谏”说 扬雄

对赋的彻底否定及其前后矛盾 班固提出“赋以颂

美”说 文学不自觉局面的崩溃

第七章 咏物与叙事(上)……………(122)

小赋的繁盛和散佚 西汉宫廷小赋的代表咏物赋

枚皋与庄助 武帝以后咏物赋的两次高潮

咏物赋一瞥 东汉宫廷赋的代表叙事赋 汉明帝

与以“颂”为赋 宫廷赋的没落

第八章 咏物与叙事(下)……………(139)

皇权与宫廷赋的俱荣俱损 非宫廷的幕僚文学与文

士文学 皇权与赋颂的分享 异军突起的文士自
造赋 登览类 杂感类 唱和类 游艺类
唯美文学的退潮

第九章 人格与情的复活(上)……………(155)

楚辞的衰微 黑格尔的抒情诗理论与周《诗》楚辞
比较 楚辞中的“实践的主体人格”及政治抒情的
传统 汉赋抒情之一翼骚体赋 刘安史迁贾谊扬
雄对屈原人格的争议及其心理背景 《九叹》与
《七谏》研究的若干发现 庄忌《哀时命》反映了人
格独立的危机 王褒《九怀》中虚幻的独立人格

第十章 人格与情的复活(下)……………(172)

冯衍《显志赋》的虚幻人格与真实情感 张衡《思
玄赋》对于人格独立的终极思考 文学自觉的契机
与“非实践的主体人格”之确立 抒情言志的现实主
义开拓者刘歆 复归周《诗》的蔡邕《述行赋》
抒情小赋的崛起 赵壹《刺世疾邪赋》的反抗激情
否定之否定的“复活”

第十一章 一代文学的闭幕……………(189)

以汉王朝为支柱的汉赋之结束 由周《诗》而来的
中原传统之渗入 中原诗歌的复兴与抗衡 汉赋
的余波: 骈赋律赋文赋 对于汉赋的两种截然相反
的评价 关于狭隘功利主义评价的批判 汉赋的
历史贡献: 唯美倾向主体人格和描写

附录 汉赋大事年表……………(206)

前 言

春秋战国，王者之迹息而《诗》亡。当此中原文坛归入岑寂之际，楚汉辞赋树起南方文学的大纛，异军突起，开辟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以唯美为标记的新时代。其中，汉赋继楚辞赋之后，以文坛共主的身分，雄霸四百余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代之文学。

汉赋由此占有一个特殊重要的位置。它以鲜明的唯美风格、深化的主体人格、空前绝后的宏富的客观描写，给中原文坛带来了南方的文学之觉醒。从汉赋开始，中国文学走上了南北文学合流演进的恢宏之路。仅仅因为汉赋的重文轻质、注重再现和独特的南方形式不合中原的传统，使它在中原传统文化为主体的两千年间，一直遭到理论批评界的攻击和冷落。以至流风所被，迄今未绝。

这是不公平的。为此，在这本小册子中，笔者有意系统地阐述汉赋之历史的与逻辑的发展线索，进而确定这一代文学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以期使读者对汉赋、乃至对南方文学的价值有新的认识，从而加以重视。由于考虑到一般读者对汉赋的生疏，以及汉赋自身情况较为复杂，适宜采取较平易亲切的介绍方式，全书结撰是以专题分章的办法写成的。

比如第一章写赋体的渊源和特征，第二章写汉赋的创作主体及其环境；第三、四、五章写汉赋的主要部分大赋；第六章写汉人对赋的理论批评；第七、八章写小赋（包括中等篇幅的赋）；第九、十章写抒情赋（包括汉之“楚辞”）；第十一章写汉赋的总评价与汉以后赋体的流变。各章次序的安排，大体依照汉赋发展的历史顺序，以保持一种历史的流动感，并且各章的专题尽可能相互贯通，避免割裂的、尸体解剖式的毛病。但是这么一来，汉赋之历史的与逻辑的发展线索（这些线索在全书中是存在的）看起来就不是那么明白清晰了。因此，笔者拟在这里，对汉赋的发展线索予以简要的描摹。亦如同文章之提纲挈领，先有了这一印象，再去阅读全书，相信是会有帮助的。

据笔者的研究，汉赋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汉赋的酝酿阶段**。即楚宫廷赋阶段。赋体源出楚民间隐语；由隐语演变为民间赋，一种以咏物为目的、以参差不齐的韵语句子写成的描写诗。民间赋传入宫廷之后，经历由俗变雅的蜕化，溶入周《诗》和楚辞艺术，于是，由南北文学的溶合中，产生了楚宫廷赋。楚宫廷赋以四言句与骚体句为主要句式，以事物描写的审美趣味为目的，（按，这也就是汉赋的基本特征。）楚宫廷赋在顷襄王时代抵于全盛，宋玉、唐勒、景差成为它的代表。从宋玉的代表作《高唐》、《神女》二赋来看，楚宫廷赋运用四言句、骚体句描写的技巧已臻成熟，并且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其章法则尚有待发展。

（二）**汉赋的成熟阶段**。楚国覆亡使宫廷赋的发展中断。汉王朝建立后，高祖、文帝、景帝几位汉初的君主都不

好辞赋。宫廷赋转而在若干诸侯王宫廷中得到恢复并进一步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梁孝王宫廷。在梁宫廷中，南北文士麇集一堂，孝王奉之为上宾，宫廷赋遂于富有、自由的氛围（这正是宫廷文学最理想的环境条件）中，完全发展成熟。这是汉赋发展史上最富于创造力的生气勃勃的时期：创作自由加上人格独立，（赋家们大都是些纵横之士）产生了第二次南北文学的溶合——把楚宫廷赋与纵横之文结合起来。韵散兼行使赋体章法臻于完美，这也就是汉大赋形制的奠基。枚乘、司马相如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在他们手中，汉赋艺术达到典范性的境界。

（三）汉赋的鼎盛阶段。梁孝王去世，汉武帝登位，皇帝的宫廷开始大力倡导辞赋，取诸侯王宫廷而代之。跨阶段的赋家司马相如，为武帝创作《天子游猎赋》，这一汉宫廷大赋的代表作，标志着汉赋进入鼎盛时期。由于武帝、宣帝、元帝、成帝的不绝提倡，赋的创作出现了席卷朝野的热潮。这固然是皇帝提倡所致，也是赋体发展成熟的结果，正如大道一旦开通，谁都可以来这上面驰骋。但皇帝宫廷的创作却是不自由的，也不允许赋家独立人格的表现。这使得汉赋的鼎盛时期缺乏开创和生气，而隐藏着衰落的危机。司马相如之后，负有大名的赋家王褒，就是宣、元之际汉赋创作形势的一个缩影。

（四）汉赋的蜕变阶段。出现于成帝时的扬雄，是又一位跨阶段的人物。一方面，他是汉宫廷赋的后劲，以《甘泉》等赋的创作成为汉宫廷赋的又一高峰，与司马相如后先辉映。另方面，他居家自作《蜀都赋》，又成为文人赋的先导。文人赋是汉赋的一种蜕变，它的出现，暗示着宫廷赋的

衰落。扬雄又以总结性的文学评论，对汉宫廷赋进行激烈的抨击和否定，这其实是宫廷赋衰落的另一种消息。及至东汉，属宫廷赋的纪述皇帝活动的赋颂之作，尽管重新恢复并因缘不绝，其江河日下之势却已不能力挽。而文人赋创作则长足发展，大至班固、张衡的《两都》、《二京》，小至赵壹《穷鸟》、蔡邕《青衣》，无一不是赋家出以己意的自由创作。这是汉赋发展史上的第二次浪潮。文人赋创作，使汉赋逐渐脱离宫廷赋的唯美、描写的轨道，向着尚质尚用、抒情言志的中原诗歌传统复归，因此，文人赋的繁荣又是汉赋衰落危机的深化。

（五）汉赋的衰亡阶段。汉王朝的覆亡，结束了南方楚人入主中原的历史，也给予赋在文坛上的独尊地位以致命的打击。自张衡《归田赋》出，东汉后期抒情小赋勃兴，下及建安时代，抒情小赋沿着骈偶化（这一艺术趣尚是王褒创始、张衡推动的）途径演进。这种在形式美上更为精致的讲求，是汉赋唯美精神的继承和变质，一种萎靡与腐朽，六朝骈体赋便由此而来。实质上，汉赋是跟随着汉朝一同灭亡的。

上述就是汉赋发展的一个粗略轮廓。从中可以看出，以宫廷赋为主干的汉赋，它的兴衰大体是与汉王朝的兴衰一致的。在诸侯王国最富足强盛的梁孝王时代，它发展迅速；在汉帝国最鼎盛的武、宣、元、成时代，它达到极盛；西汉衰亡，它也随之衰落，东汉国力削弱，它虽复兴而不振；汉帝国灭亡，它也跟着结束。这主要地与它的宫廷文学性质有关。但是，还可看出，汉赋自身的逻辑发展，与汉王朝的盛衰又不完全同步。宫廷赋的迅速发展并达到高峰，是在梁孝王到

汉武帝初期，而不在武帝到成帝的盛世。这显然反映了决定赋体的发展，更重要的因素是自由的（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创作环境和赋体内在的发展余地。扬雄到张衡的创作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使汉大赋在枚、马之后重新掀起高潮的动力，并非来自皇帝的提倡鼓励。在扬雄，是为实践其“以赋讽谏”的儒学主张；在班固、张衡，是出于一种怀不能已的创作欲望。他们不同程度地在宫廷内外替自己找到了自由创作的条件，并竭其才智推动了赋体的发展，从而取得成功。还必须说明，从西汉末年开，以刘歆《遂初赋》为发端，出现了主要受楚辞影响的抒情言志赋。它发展到东汉，成为文人赋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在第九、十章中已将其来龙去脉阐发清楚，又由于这里是描述以宫廷赋为主的汉赋之发展，所以从略了。

请浏览一下本书目录（包括其内容指示）。不难见出，对于汉赋这一文学史现象，笔者较多注意揭示和描述其内因，即汉赋自身作为一个系统的生存和发展；而比较地忽略其外因，即汉赋这个小小系统与整个庞大的汉代社会中的众多系统（诸如经济、政治、哲学、教育、科学、宗教、社会心理，等等）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的揭示和描述显然是不够的。怎么办呢？我想，既然此书主要是介绍有关汉赋的比较专门一点的知识，借以引起读者去进一步关心和研究这一文学史现象的兴趣。那么，上述更为广大深远的工作，自然不妨留待他们去做。笔者企望有志之士乘骐驎以驰骋，而愿以这本小书导乎先路！

刘斯翰

一九八七年九月于秀北寓庐

第一章

楚文学废墟上的断垣残壁

公元前二百七十八年，白起率领秦国大军攻入郢都，楚顷襄王仓皇出逃，揭开了秦灭楚的历史序幕。

郢都作为楚国都城，经历了四百余年，这漫长的岁月，正是楚国近千年的历史中，一段蒸蒸日上的鼎盛时期。郢都的陷落，结束了楚国的辉煌历史，而四百余年间积累起来、高度发达的楚文明亦因之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白起素以残暴著称，他率领秦军进入这座繁华富丽的都城之后都干了些什么，可想而知。

古代文明遭到毁灭，并非罕有的事。踟躅于古文明废墟上的后人，尽管再也不可能重见当年的总体规模和生动风貌，却并不妨碍他们从那些断垣残壁中，窥测曾经显赫一时的先民的伟大创造。

耸立在郢都楚文明废墟之上的断垣残壁之一，是楚文学的代表屈原和宋玉的作品。其实，我们只是通过他们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杰作，才推知在郢都楚文明的全盛时期，曾经存在过一个水平极高的楚文学。这一文学在郢都陷落之前的数十年间，达到了它的颠峰。它不仅可与以周《诗》为代表的北方中原文学相抗衡，而且进一步向前发展，开辟了一